

再見了！我們的洞洞館

文・圖／殷于涵

那天很巧。

喵喵要回荷蘭之前，我們約在校門口碰面。是一趟懷舊之旅：去大學口吃了換新地址重新開張的銀座蛋麵、然後跑到星巴克喝了些東西，最後回到校園裡晃一小圈。不知為何，畢業後的聚會，大家總習慣約在學校附近見面、吃飯，最後會在校園內逛逛做一個ending，然後互相道別。這一次也不例外。不過喵喵說要特別回去系館那邊看一下，因為我們的哲學系洞洞館要拆了，下一趟再回到臺灣時可能已經見不到。我笑他，你人遠在荷蘭，消息倒比我這個住臺北的人還靈通啊。剛好我帶了新玩具S90，就一起走回洞洞館拍了些照片。一邊拍，一邊互相比較，看誰在這裡的回憶比較多，或者說，是兩人的記憶大考驗。

對於系館，記憶中，除了裡頭採光不佳、連大白天也得開燈的狀態之外，其他的事情，幾乎都很模糊了。

依稀記得，進了大門口，上了台階，一進去左手邊，是樓梯，樓梯上去，是教授們的辦公室。如果我曾經上樓去，也只是去交個報告，任務達成就下樓離去。在那個還不用email、沒有homepage、blog更談不上有facebook的年代，老師們總會在開學第一天上課時，

盡責地將office hour寫在黑板上告知，並且用一種帶點距離感的口吻說道，同學們如果有問題要詢問的，就是在這個時間可以到老師的辦公室，歡迎來問問題。當然，那個時候的我們，還是被動懶惰大於好學不倦的年紀，但在老師面前，仍然基於課堂禮節，認真地將所謂的office hour抄到這堂課的筆記本上頭第一頁第一行的地方，聊備一格。

至於我自己曾經在系館內「出沒」最頻繁的地點，應該就屬一樓左手邊樓梯再過去的那間會議室，因為班會一定在這裡開，系學會幹部的討論或交接也在這裡辦，金哲之夜的rehearsal在這裡，討論報告偶爾也會約在這裡，最重要的，大一下學期末，攸關同學們大二前途甚至此後一生美好前程的「搓湯圓大會」一定也在這裡舉行。

大多時候，我走到系館內，就僅只於進到大門口的鋁門旁邊那個白板，看看有什麼新的訊息、公告之類的，然後離開，不多做停留。在那個電腦才剛要開始普及、PE2就像現在的WORD、LOTUS123等同現在的EXCEL、用點矩陣印表機打字交報告不但很炫而且還會被老師多加5分的年代，當年的這一塊白板，它的作用如同我們現在仰



曾為農經及農推系館，後為哲學系館的洞洞。（提供／生傳系）



門外的階梯被暱稱為「墮落階」，在此通宵達旦是常有的事。（提供／生傳系）

賴的BBS一樣。印象最深的兩則公告就是，一位不認識的學長，在大四下學期剛開學時，很遺憾地在騎摩托車環島途中在蘇花公路發生不可挽回的事故，請大家有空可前往他苗栗老家致意，雖然沒能把應該修習的所有課程給修完，系上仍決定頒給他一紙大學畢業證書。另外，是一位認識的學長，在大四下學期忽然覺得不想要念哲學，果真就不交作業、不選課、不延畢，自願被當，到頭來他的名字也真的「如願」出現在白板上的正式公告，同學8學年度第2學期因超過二分之一學分未及格，以退學處分，他果真瀟灑地揮揮衣袖，毅然放棄眼前即將到手的學位。兩則訊息，對當時還是大一學生的我，在心理上或許曾經造成某種小小衝擊吧？學位（或者說哲學系學位）的重要性，對某些人而言，重於泰山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，則看得輕如鴻毛呀！

洞洞館外的階梯（代代相傳名為「墮落階」），以及靠近籃球場的那一方草坪，也是記

憶中許多故事發生的地點，在這裡的夜晚甚至比白天來得更精采。白天的草坪，雖然蚊子多了點，卻是我們相約打羽球的好地方。從球友的興趣同好，延伸出不只是朋友的情感，這種例子自不在話下。到了夜晚，系館前方附近出入的人車更少了，但這塊平凡無奇的綠草如茵仍舊發揮它製造浪漫的神奇力量。猶記得，從阿光 and 小白那彷彿SNG般詳盡「報導」的某位學長的傳奇軼事：平日文質彬彬、玉樹臨風的人，在月明星稀的某個晚上，與佳人來此「地」培養感情，碰巧被路過的熟人遇見，後來這位大情聖就多了一個「多爾滾親王」的封號。想起當年的這樁風花雪月，我跟喵喵很有默契地相視而笑，深深覺得，每個人都有PTT鄉民的因子，口耳相傳的力量果然強大。

然後我跟喵喵走到墮落階，這裡是我們有最多共同回憶的地方。當年，有陣子我們都被愛情所困，所以經常約在洞洞館外的墮落階這裡聊天，

互吐苦水。前門的墮落階，在白天是大夥兒約定下課後一起去吃喝玩樂的集合地點，也是學長們聚集製造機會邂逅（ㄉㄩˇ ㄖㄨㄛˋ）新學妹的地方（在這裡找到終身幸福的，至少喵喵算一位）。後門的墮落階，白天倒是很少人出入，不過，一到晚上，這一側因為比較僻靜，燈光暗、氣氛佳，反倒成為只想要兩人世界的情侶們約會首選。我跟喵喵最常跑到體育場旁邊的自動販賣機，投幣買個飲料，用不到20塊錢，有時候甚至可以在墮落階坐到通宵。超過10點，校園裡開始會有員警ㄅㄟ ㄅㄟ開著警車四處巡邏，紅色警示燈大老遠就閃啊閃地，伴隨著擴音器傳來，同學們，時間很晚了，請趕快回家。這時我跟喵喵常索性跑去台一先吃個冰再回來繼續聊。超過11點，新生南路側門整個關閉，在那個年代，圍牆上頭還有成排的鐵欄杆，為了求快抄捷徑，爬牆進學校幾乎是必備技能，如此一來就省得再繞回校門口走那一大圈。深夜的校園非常非常暗，聊天時甚至看不到對方臉上的表情，不過這樣一來也很適合好友談心，情侶說愛。我只記得，在喵喵還是桃花處處開的翩翩少年時，從他說話的口氣去分辨，原來只有在談到那一位真命天女時，他的言語裡才會反常地帶著一絲羞怯的語態。每個人畢竟都有那麼一段純情閃耀的過去哪。

大一生活，多采多姿，回首往事，好像總圍繞著洞洞館。比起當年許多沒有自己系館的其他文學院學生，我們幸運得多，哲學系館舊歸舊，至少讓我們在空堂或下課後還有個地方可去，或在墮落階上吹吹風，或在旁邊草坪上打個球，都好。它是我們向心力的所在，但另一方面，它也像一台離心機一樣，隨著每個人生涯規畫的不同，將我們一個一個陸續拋擲出去，各自奔向不同的人生。現在，終於輪到它自己即將要退場了。

系上早已遷走，大門緊閉著，連冷氣都搬得

精光，留下洞洞牆上切割成此一塊彼一塊的方形空格，突兀地中斷整面洞洞的連續感。從玻璃門望進去，裡頭只剩一些掃除用具還有紙箱之類的雜物散亂一地。哲學系館前面的道路，路過的人車原本就不多；如今，人去樓空，門前冷落車馬稀，更襯托得這條短短小徑的蕭條，跟校園內其他角落相比，顯得過分寧靜了些。在這向晚的午後，我跟喵喵只能站在寂靜的系館外頭，最後一次，好好地看看它，這真的是最後一次了。

再見了，我們曾經年輕瘋狂的美好歲月。

再見了，我們的洞洞館。📷



殷于涵（B81104036）小檔案

原名殷德倫，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學士，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。曾任《表演藝術雜誌》特約樂評、《劍橋音樂入門》（臺北：果實出版，2004）審校者、《古典音樂簡單到不行》（臺北：如果出版，2007）音樂顧問、《經典、導聆、音樂廳》（臺北：泛亞出版，2010）中譯審定者之一。與他人合譯有《杜普蕾的愛恨生死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，2005）。現為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特約撰述，專事音樂文字寫作。